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8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1945到1987(第二冊)

蔡政惠·著

花木蘭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刊 編輯

十二編

第8冊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二冊)

蔡政惠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 1945 到 1987
(第二冊) / 蔡政惠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2017 [民 106]

目 2+182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十二編；第 8 冊)

ISBN 978-986-485-159-1 (精裝)

1. 臺灣文學 2. 文學評論

733.08

106014102

ISBN-978-986-485-159-1



9 789864 851591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十二編 第八冊

ISBN : 978-986-485-159-1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二冊)

作 者 蔡政惠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王筑 美術編輯 陳逸婷

出 版 花木蘭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7 年 9 月

全書字數 866039 字

定 價 十二編 13 冊 (精裝) 台幣 2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自 1945 到 1987 (第二冊)

蔡政惠 著



目次

第一冊		
自序	1
第一章 緒論	1
第二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上）	37
第一節 鍾肇政文學創作觀點	37
第二節 日治時期下的原住民族書寫	42
第三節 原住民族抗日下的霧社事件	83
第四節 日治時期殖民下的原住民族	129
第二冊		
第三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下）	183
第一節 原住民族群認同意識的演變	183
第二節 原住民族懷鄉意識的萌發	222
第三節 原住民族神話傳說的文本再現	243
第四節 原住民族祭典下的精神信仰	260
第五節 原住民族勇士精神與出草意義	284
第六節 原住民族婚禮與埋石爲盟	328
第七節 原住民族文化習俗與禁忌	345
第三冊		
第四章 李喬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365
第一節 李喬文學歷程	365
第二節 李喬的文學創作背景	389
第三節 日治殖民下的原住民族論述	393
第四節 李喬童年下的蕃仔林生活再現	406
第五節 原住民族形象描繪與就業處境	408
第六節 原住民族的懷鄉意識與困境	418
第七節 原住民族認群同意識與原漢愛情矛盾	422
第八節 原住民族傳說與祭典文化	428
第五章 關曉榮、張深切、張大春等文學中的 原住民族書寫	449
第一節 關曉榮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449
第二節 張深切霧社劇本中的原住民族	491
第三節 張大春超現實主義下的原住民族	505

第四節	洪田浚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528
第五節	古蒙仁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558
第六節	官鴻志、黃小農、江上成報導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584
第四冊		
第六章	吳錦發、鍾理和、胡臺麗等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625
第一節	吳錦發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25
第二節	鍾理和懷想中的原住民族奶奶	638
第三節	胡臺麗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44
第四節	劉還月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62
第五節	葉智中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75
第六節	阿盛、陳其南、明立國、陳列、楊渡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697
	壹、阿盛蘭嶼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697
	貳、陳其南蘭嶼文化中的原住民族	701
	參、明立國田野調查中的原住民族	703
	肆、陳列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08
	伍、楊渡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15
第七節	李慶榮、鄭寶娟、劉春城、吳富美、林文義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	724
	壹、李慶榮田野調查中的原住民族	724
	貳、鄭寶娟祭典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37
	參、劉春城懷想中的原住民族奶奶	742
	肆、吳富美部落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45
	伍、林文義族群意象中的原住民族	748
第七章	原住民族書寫的共時性與歷時性分析	763
第一節	原住民書寫的發展脈絡與異同分析	763
第二節	漢族作家書寫的共時性與歷時性特色分析	773
第三節	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綜論	895
第八章	結 論	897
	參考文獻	921

第三章 鍾肇政文學中的原住民族 書寫（下）

第一節 原住民族群認同意識的演變

一、原住民認同迷思

（一）馬黑坡之花岡一郎

在鍾肇政的諸多文本中，均不斷地呈現原住民族，在日本殖民的同化教育下，族群認同被混淆，導致族群認同迷思的集體意識再現，諸如在《馬黑坡風雲》中，花岡一郎有時反而覺得，「自己是被不可抗拒的力量，安置在同族的人們與內地人中間。」〔註1〕因此，被同化的被殖民者有時甚至於認為與族人間會有族群隔閡存在。

一郎約略知道莫那的脾氣，是沈默寡言的。他回到工作上面，就是無言地表示談話已告終。可是一郎希望能跟這位他心中所崇拜的人物多些。……對一邊，雖然是異族，但一郎以為知道的多些。他們不外希望這些「蕃人」，從此安穩下來，作個大日本帝國國民，好好兒供他們統治。對另一邊呢？是同族人，可是一郎覺得隔膜多了。

〔註2〕

在花岡一郎心目中，或許感受到族人對他乃抱持著誤解與偏見，「也許，

〔註1〕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年），頁214。

〔註2〕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年），頁214。

莫那也和大家一樣，對一郎抱有成見，懷有戒懼。他多麼想讓族裡的人明白。雖然這樣一身穿戴，但是皮膚下流著的仍然是不折不扣的泰耶魯血液啊，仍然是『塞達卡·達耶』（註 3：山地人自稱，意為高山上的人）的血液啊。」〔註 3〕除去日本和服的外衣，花岡一郎仍為不折不扣的「塞達卡·達耶」。但花岡一郎在日本殖民官方的同化教育中，聽過不少對於原住民族的輕蔑與污名化言論，「過去，一郎直接間接地聽過不少有關泰耶魯的言詞，也在書本上看到過不少，都認為泰耶魯的智力很低，還停留在野蠻人的階段，不會運用數字，也不會運用思想，只知蠻幹，不顧後果。」〔註 4〕此乃造成原住民族產生族群認同迷思。花岡一郎在莫那口中聽到的族群定位，彷彿一記當頭棒喝，「從莫那這樣的人的口裡聽到這個詞兒，真太奇異，太不可思議了。莫那起只不是腦筋遲鈍，不能運用思想的野蠻人，簡直是有著高度智慧，現代思想的聰明才智之王呢。」〔註 5〕莫那口中的少數民族，證明其令人奇異且不可思議的先進思維。

「你不相信嗎？可是這是千真萬確，一點兒也不假。我們是被征服的，受壓迫的少數民族。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嗯……」一郎好像頭頂挨了一棒。少數民族！〔註 6〕

在花岡一郎的記憶中，「少數民族，曾經在什麼時候聽到這個詞兒，也可能是在書本中看到的。卻從來也沒想到泰耶魯就是少數民族，而自己正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他們這個少數民族，想來到的的確確地是被征服的，受壓迫的。」〔註 7〕原住民被殖民者，在此刻著實地體悟到，被殖民壓迫的情境，正侵蝕著傳統原住民部落。鍾肇政藉由文本揭露，原住民族受到日本殖民同化教育洗腦後，如何地認定皇民化運動，而造成族群認同迷失；甚至於以身為原住民族為恥，以身為大日本帝國國民為榮，令人不勝唏噓。

（二）武達歐之回歸山林

在鍾肇政〈回山裡真好〉中，描述原住民孩童的社會適應議題，亞爸送武達歐回學校，要返回到山裡時；武達歐詢問亞爸，回山土要去打獵還是馬

〔註 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 年），頁 214。

〔註 4〕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 年），頁 215。

〔註 5〕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 年），頁 217。

〔註 6〕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 年），頁 217。

〔註 7〕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7·馬黑坡風雲》（2000 年），頁 218。

嘎嘎嗎？亞爸告知現代社會中，當然不會存在馬嘎嘎。武達歐又再次詢問，原住民族是野蠻人嗎？其實，在諸多原住民孩童心中，乃存在著被殖民者的自卑心態，彷彿法農所展現出的被殖民者心態，「所有被殖民者——換句話說，所有因為當地文化的原初性被埋葬而產生自卑情結的人——都得到面對開化者國家的語言，也就是母國的文化。隨著學習母國的文化價值，被殖民者將更加遠離他的叢林。」〔註8〕武達歐在山下的生活，乃極度無法適應，而渴望回到山上。

「不行，亞爸還有事情要快點回去。」「打獵嗎？」「嗯？」「馬嘎嘎？」「嘻嘻嘻……」亞爸滿臉的苦笑。「傻孩子，現在沒有馬嘎嘎啦。早就沒有啦。」「亞爸，我也要去打獵。」「行。」兩人從鎮上的方向走去。「亞爸！」走了一段路，武達歐忽然大聲叫。「唔？」「我們是野蠻人嗎？」「野蠻人？當然不是。」「我們不是嗎？」「誰說的？有人說你嗎？」「沒有……。」〔註9〕

武達歐此時憶起最害怕的老師，與他人的談論之語，那一句「野蠻人，天生的野蠻人！」此言深深地刺痛武達歐的內心，彷彿後殖民論者法農所論述的「黑人自卑情結」，「在白人面前，黑人有一種莫名的自卑，無法正常思考，也無法完全表達自己。」〔註10〕當武達歐面對亞爸的關心，卻又不敢承認自我所忍受的族群輕蔑，而身陷族群困境。豈料，日後此即釀成武達歐不斷滋事的重要因素之一。

武達歐又不想了。他在想著前幾天經過有最叫他害怕的老師們在裡頭的訓導處前面時聽到的幾句交談。「六十幾公里呢。真不得了。」「天生的馬拉松人才吧。」「野蠻人，天生的野蠻人！」誰？誰是野蠻人呢？武達歐急步離開那裡。他的心在篤篤急跳，腦子漲得幾乎要炸裂似的。他說的會是誰呀？一定不是我。當然不是，我怎麼會是個野蠻人！「武達歐，告訴亞爸，誰說你是野蠻人？」「……沒有啦。」「那你怎麼問這個？」「隨便想到的。」「哼哼……。」〔註11〕

鍾肇政藉由〈回山裡真好〉中，刻畫出原住民青年在平地求學時，所遭

〔註8〕法農，〈黑人與語言〉，《黑皮膚，白面具》（2005年4月），頁89。

〔註9〕鍾肇政，《鍾肇政全集15·回山裡真好》（2000年），頁253~254。

〔註10〕陳芳明；法農，〈皮膚可以漂白嗎？〉，《黑皮膚，白面具》（2005年4月），頁15。

〔註11〕鍾肇政，《鍾肇政全集15·回山裡真好》（2000年），頁254~255。

受到的輕蔑與衝擊；卻僅能以不斷地飲酒滋事，來做無言的抗議，誠如後殖民論者法農所述，「在安的列斯，年輕的黑人在學校不停重複『高盧人，我們的祖先』，他自我認同的對象，是為野蠻人帶來純白真理的探險家、文明傳播者、白人。有認同，也就是說年輕黑人在主觀上採取了白人的態度。」〔註 12〕最後，飽受族群蔑視的武達歐乃選擇回歸部落，方可重新享受自由自在、不再受輕視與汙名化的山地部落生活。

二、原住民青年

（一）插天山之達其司·比荷

鍾肇政在《插天山之歌》中，由漢族青年在山中部落，遇見原住民族的故事，鋪陳原住民族的人物形象特色。首先，志驤遇見原住民青年達其司·比荷，「志驤看清楚了對方的面孔。膚色黧黑，眉毛濃濃的。眼睛圓而大，嘴唇稍厚，一臉精悍之色，大約二十歲不到。必定是山地人吧，他想。」〔註 13〕達其司·比荷教導志驤原住民族鉤鱸鰻、鉤鮎魚的特殊技術。

「我叫卡瓦達。請指教。」……「對，川瀨。你也可以叫我達其司，達其司·比荷。這才是我的原來名字。」「達其司·比荷，真好聽的名字，比卡瓦塞好多了。哈哈……」〔註 14〕

當志驤與達其司·比荷對話後得知日本殖民教育景況，「志驤還問了達其司許多話，知道了如下事時：他家裡一共六個人，父母之外有一弟二妹，還在蕃童教育所（註：日據時在山地設的教育機構），教育所在『竹頭角』，走路要半小時多一點，唸了三年就畢業了。教師都是巡查，渡邊也是校長先生。」〔註 15〕原住民青年，均被送進由日本巡查擔任教師的「蕃童教育所」，被迫接受日本殖民遺毒。日本殖民當局還不斷地剝削著這群純樸的原住民；甚至於在「蕃產交易所」的成交價格，乃一落千丈地慘遭剝削，原住民族則蒙受暴利剝削而不自知。

〔註 12〕 法農，〈黑人的實際經驗〉，《黑皮膚，白面具》（臺北：心靈工坊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4 月），頁 243。

〔註 1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 年），頁 1121～1122。

〔註 14〕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 年），頁 1121～1122。

〔註 15〕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 年），頁 1124～1125。

志驥記得秀吉曾經告訴過他，鮎魚最貴時可以賣到八角多，可見這位純樸的山地青年以及他的族人們，經常都在受著剝削。尤其是那所什麼蕃產交易所，簡直就是吸吮山地人膏血的剝削機構。〔註16〕

漢族青年秀吉對原住民族乃存有刻板印象，認為「蕃人就是蕃人」，「原來秀吉並不認識那個山地青年的，不過他說見到以後一定認識，只知道名字罷了，因為秀吉在夏天也常去釣鮎魚。秀吉認為蕃人就是蕃人，是天生的山裡人，與平地人大有不同。不怕溪水冷，就是差異之一。」〔註17〕在漢族青年秀吉眼中，乃瞧不起原住民族，但豈知原住民族是否也瞧不起漢族呢？

「話是這麼講，可是……哎哎，我也不懂。老實說，我們叫他們蕃仔，是有點瞧不起的意思，但是他們也並不把我們放在眼裡。這是很使人不服的。可是我們不會鉤鱸鰻，這個時候，我們也還沒有人去釣鮎魚，叫他們獨佔了。目前鮎魚剛出。價錢很好哩。」〔註18〕

在山地部落當中，諸如達其司·比荷般的鉤鰻高手必定很多，「志驥相信，從最內山的高崗部，到第二階段的馬利科彎部，以致這一帶的拉號部，還有下游的狗爪部，像達其司這樣的鉤鰻高手，為數必不在少數。」〔註19〕志驥也隨著達其司鉤起鱸鰻來，卻在心中默默地納悶著，平地人與山地人的身體結構真有所差異嗎？

達其司說深處的水不再冷，可是志驥仍然覺得好冷。潛在水裡還好，浮上來呼吸，身子就猛顫不停。而達其司卻若無其事，一點也不在乎。這就令人奇怪啦，難道平地人與山地人，在身體構造上真有些微妙的不同嗎？抑只是習慣？平地人沒有人能夠鉤鱸鰻，原因或者就在這裡吧。〔註20〕

鉤鱸鰻需具備相當的技術與能力，「這一天，達其司結束了青年召集，又來了。一看到志驥，就說已聽到志驥所抓的那尾鱸鰻了，而牠也是這一年的第一尾大魚。達其司把志驥誇讚了一番。『整個拉號和雞飛的人都在談著你呢。李桑，你真了不得。』」〔註21〕當地諸多原住民族，均很佩服志驥的能

〔註16〕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年），頁1130。

〔註17〕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年），頁1131。

〔註18〕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年），頁1161。

〔註19〕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年），頁1161。

〔註20〕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年），頁1162。

〔註21〕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年），頁1164。

力。因在原住民部落，自從日本殖民官方禁止馘人頭後，鉤鱸鰻已儼然成爲一種值得驕傲之事。當年原住民族馘取人頭，方可成爲勇士娶妻；如今乃被鉤鱸鰻所取代，或許在漢族眼中，此即爲一種文明化的展現。

「我們那裡，鉤鱸鰻已代替了馘人頭。是一件非常光榮的事。所以這是一件了不起的消息，馬上會傳開的。」……傳聞裡，山地人把出草馘人頭當作一件英雄式行爲，一個青年非馘到人頭，便不能側身於成人社會裡，娶妻也不被允許。而馘首之風早已革除了，不料鉤鱸鰻竟能取代它。說來也是自然的趨勢吧！〔註 22〕

鍾肇政在《插天山之歌》中，描述原住民族的馘首文化，已被鉤鱸鰻技巧所取代。原住民青年即自幼被送進「蕃童教育所」，長大後鉤鱸鰻技術絕佳，鉤鱸鰻時不怕溪水冷；然而，昂貴的鮎魚，被送到日本的「蕃產交易所」後，原住民族卻慘遭日本殖民官員的剝削。此外，藉由漢族青年志驤的觀點，去描述漢族眼中的原住民族，與同處於日本治理下，原住民族與漢族的差異之處。

（二）莫勇之月夜召喚

鍾肇政在〈月夜的召喚〉中，利用諸多情節鋪陳原住民青年莫勇的自我內心獨白，藉此反映原住民在平地工作的各種心態與處境。諸如莫勇被嫌臭而在洗澡後，換上漢族老闆孩子的服裝而感到滿足，「莫勇低下頭看看自己的全身，血液猛地衝上來了。洗澡時，先生就拿了衣褲要他換的。他換了。上牀的時候，因爲那是他的小房間，沒別人，所以他又換回去。先生說那是哥哥以前穿的，現在不能穿了。小弟還要好幾年才能穿，恐怕留不到那麼久。還有好幾身，都可以給你。你穿上一定很合適。」〔註 23〕當莫勇撿漢族老闆孩子舊衣後，反觀自己原本的服裝，縱然又舊又破仍捨不得丟掉。

你那舊的已經破了，可以丟掉了。當時莫勇是點了頭，可是他捨不得。他怎能丟掉呢？這是出門前唯一的一件比較少破的，還可以穿好久好久。如果是在家，他還捨不得穿哩！〔註 24〕

當莫勇換上漢族老闆孩子的舊衣裳後，視爲十分珍貴的衣裳，至於自己的舊衣裳，乃小心翼翼地收起來，「洗完澡，穿上先生交給他的新衣，他真不

〔註 22〕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4·臺灣人三部曲·插天山之歌》（2000 年），頁 1164。

〔註 2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3。

〔註 24〕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3。

敢相信他還是他。雪白的上衣，卡其褲有筆直的摺痕，使他幾乎擔心走路一不小心就會摔倒。他先把舊衣服摺疊好，送到自己的房間包進大手帕裡，這才出到廳裡。他的心猛跳個不停，他從來也沒有穿得那麼體面過。」〔註 25〕對於莫勇而言，有舊衣裳可穿，已為莫大的快樂。老闆的母親阿婆還允諾，以後會買新衣裳給莫勇穿，現在先委屈他穿舊衣裳，莫勇心目中乃感到受寵若驚。

「阿婆說，」先生爸把意思告訴莫勇：「舊衣服看起來還合身，她要你委屈一下，以後再買新衣服給你，好嗎？」〔註 26〕

原住民青年莫勇知足常樂的態度，讓他在平地過得更自然。當他與老闆娘、阿婆在工廠一起工作之際，「在工廠裡，經常都只有他和太太、阿婆。太太的國語不靈光，阿婆更是一句話也不會，所以她們教他做什麼時，都是一面講一面比手劃腳的。她們倒是經常地在聊著，莫勇只有在一邊發自己的呆，想自己的心事。」〔註 27〕由於原漢民族的語言隔閡，讓雙方經常僅能比手劃腳。因此，多數的時間，莫勇僅可自我消磨時光；而最常相處與對話的對象，即為工廠中的那兩隻鸚哥。莫勇有何心事，第一個想到的即為這兩隻鸚哥，由此呈現原住民在平地工作的適應議題。

在這當兒，莫勇最感親切的就是先生養的兩隻鸚哥了，好美麗的小鳥，裝在鳥籠裡，掛在工廠裡的窗邊屋簷下？莫勇把牠們當作自己唯一的伴兒，不，是唯一的知心朋友了？所以，有時他到窗口裝著透透氣的樣子，便無言地向牠們說：「鳥啊，唱歌給我聽好不……唱啊，快唱啊……你唱一支，我也唱一支……你怎麼不說話？這不是跟我一樣嗎？一天也沒說多少句話。你們好壞，不跟我說話！」但是，這些話，他是在心裡說的，他知道鳥們聽不到，也就不敢多奢望他們會回答了。〔註 28〕

莫勇在與這兩隻鸚哥對話時，若鸚哥相應不理，莫勇又會湧起原住民族的自卑心態，總會單純地認為，難道乃由於自身的「曹」族原住民身分，所以連平地的鸚哥都不想理會他，由此反映原住民族的自卑心態，彷彿法農所述，「法農提醒他的讀者，奴隸並不是由膚色來決定，而是由他的自卑的、毫

〔註 25〕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3。

〔註 26〕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4。

〔註 27〕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5~216。

〔註 28〕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6。

無自主的內心來決定。」〔註 29〕原住民族長期在族群自卑情結的作用下，使得莫勇乃鬱鬱寡歡。

「鳥啊！我剛才聽到你們唱歌了，好好聽，比我們那兒的鳥唱的還好聽？可惜我不能跟你們一起唱。現在可以啦，我可以跟你們一塊唱啦了，我們一起來唱吧。好不好？」「……」「噢，怎麼不回答我？你說話呀。」「……」「你不肯跟我說，因為我是曹……」莫勇臉上爬滿了惆悵。〔註 30〕

縱然莫勇到平地工廠工作時，很快地適應平地生活。但過了一陣子，「莫勇變了，而且變得很突然。莫勇照樣勤奮地工作、作息，可是眉宇間總似乎有一抹憂鬱與焦急。那是很不容易察覺出來的。不過如果有人晚上看著他的一舉一動，便不難看出來。」〔註 31〕莫勇生活的悶悶不樂，與漢族老闆一家人的相處時，彷彿薩依德的親身經歷所述，「我和校外的英國孩子並無接觸；隔著一條無形界線，他們藏在我不能進入的另一個世界裡。」〔註 32〕莫勇總是索然無味地與漢族形成隔閡。

過去，莫勇總是早睡的？電視，他興趣缺缺。有時先生的家人要他坐下來看看，他總是不能靜靜地呆著。一聽到先生說，你想睡覺先去睡吧。他就迅速地起身進去。那背影，好像剛做完什麼苦工一般，多麼輕鬆愉快的樣子。孩子們在屋前的水泥地上玩，小弟也常會邀他一起做些遊戲，他也總是木立一旁，好像十分不願意參加的樣子。〔註 33〕

心事重重的莫勇經常無法入眠，「這幾天來，他沒在那麼早入睡，常常都是坐在床沿上，面孔承受著從窗外射進來的月光痴痴地想著什麼心事。這時候，他的憂鬱與焦急就那麼明晰的顯露在面孔上。直到月影斜了，不見了，這才躺下去。第一個發現莫勇變了，是阿婆。」〔註 34〕第一個察覺莫勇變化，乃為心思細膩的阿婆。阿婆回想著莫勇總是那麼彬彬有禮，恭敬如宜，還經

〔註 29〕 陳芳明；法農，〈皮膚可以漂白嗎？〉，《黑皮膚，白面具》（2005 年 4 月），頁 17。

〔註 30〕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6。

〔註 31〕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9～220。

〔註 32〕 薩依德，〈殖民學校：人地不宜〉，《鄉關何處》（臺北：立緒出版社，2000 年 10 月），頁 57。

〔註 33〕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19～220。

〔註 34〕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20。

常受到老闆的誇讚；甚至於與老闆的孩子產生對比。

這一家人用大碗盛飯給他吃，已經有好些日子了。原本莫勇是跟大家一起吃的。莫勇吃飯好規矩，從不掉一粒飯，也從不吃剩，吃完後碗筷都放得整整齊齊，不用說也從不在吃飯時說一句話。在這方面，因為先生都不大嚴格地管教孩子們，所以每餐下來，餐桌上莫勇的位子與孩子們的，成了一個明顯的對照。也是因為這種情形，先生還當面誇獎過莫勇，要小弟與小妹學他的榜樣。〔註35〕

老闆一家人察覺到莫勇的食量變少；照理說成長發育中的青少年，食慾理應不錯；更何況莫勇乃來自於山地，在漢族的刻板印象中，或許山地青年的食量較為驚人，「先生一家很快地發現到，早餐與午餐。莫勇必吃兩碗，晚餐則必吃一碗，不多也不少，再怎麼勸他，都不能使他多吃一口這就奇了。照理一個十五歲的孩子正是吃不飽睡不飽的年紀。何況是山裡來的。……也許是山地人糧食不豐富，晚上只睡覺不做事，所以養成了少吃的習慣吧。這是先生的見解，可是是不是如此，他也沒法證實。」〔註36〕細心的阿婆提議要讓莫勇用一大碗來裝飯，否則擔憂發育中的青少年莫勇如何飽食呢？

阿婆異想天開，認為也許大家一塊吃，他不敢多吃。這個意見顯然說不通，不過阿婆的提議倒得到兒子與媳婦的同意。阿婆說，用一個大碗。盛滿滿的飯，挾滿滿的菜，讓他自己去吃，也許能讓他多吃些。小小年紀，不吃飽些，怪可憐的。〔註37〕

翌日，老闆娘就照著阿婆的意思去做，莫勇果然欣喜地接下那一大碗飯，甚至於讓莫勇端到屋頂上去吃，讓莫勇享受著自在的氣氛。果真讓莫勇吃得津津有味，也讓莫勇除去那份平地的陌生感。莫勇即代表原住民族的族群自卑，在漢族面前總矮人一截般；彷彿法農所論述的被殖民者心態，黑人在白人面前，總是自慚形穢地自我矮化。

下一天太太就真的盛一大碗給莫勇，叫他自己先吃？莫勇猛地點下了頭接過去了。那時莫勇欣悅的樣子，真是動人極了？這以後，每餐都是家人進食前讓他先吃，他有時還端著碗筷跑到水泥屋頂上去吃？而且那一大碗足足有三碗飯，加上堆得老高的菜，量是非常可

〔註35〕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0～221。

〔註36〕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1。

〔註37〕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1。

觀的，莫勇都吃得精光，每一餐都不例外。莫勇抖落了一部份陌生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註 38〕

對莫勇極為關懷的漢族阿婆，「阿婆忽又提了一個意外的事，『是不是我把他的舊衣服丟掉了，他才這麼傷心呢？』阿婆說明好幾天前，她送莫勇的衣服去莫勇的房間時看到的情形。自從莫勇剛來的時候，阿婆就讓媳婦親自替莫勇洗換下來的衣服。晾乾了一後，多半是阿婆收下，摺疊整齊，送到各人的房間。」〔註 39〕當阿婆送換洗衣物進莫勇房間時，親眼目睹其望著舊衣物而興嘆，故未經莫勇同意而將其舊衣丟棄。豈料，此舉乃引發莫勇的鬱鬱寡歡。

那天傍晚，工作剛完，阿婆就把莫勇的送去，結果看到莫勇正在把那一身又破又髒的舊衣服拿出來看看，又似珍惜，又似懷念。童稚的臉上充滿迷惘與複雜。阿婆幾乎為之動容，又憐憫又心疼，便與媳婦商量，決定把那些破爛偷偷地丟掉了。莫勇倒沒有表示什麼，也不見他刻意去尋找，還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免去了他睹物思鄉的苦楚，不料莫勇竟用這種方式來表示他無言的抗議。〔註 40〕

在漢族老闆一家人商議後，決定要協助莫勇拋開不快，而提議讓莫勇學習騎腳踏車，「『爸，我有個妙計。』老大說：『好多次我看他很想騎腳踏車的樣子，我來教他騎騎，他一定會很高興。』……莫勇那興高采烈的樣子，只能說彷彿是一個孩子得到想望好久好久，已經絕望了的寶物似的？重重地摔下來，褲子上的泥巴都沒拍連明明跌疼了，也沒皺一下眉，痛處也不去一把揉一下，便一骨碌地爬起來又騎上去。膝頭血淋淋了，還一點也不為意。」〔註 41〕在漢族老闆一家對原住民族莫勇採取異樣眼光之餘，仍釋出善意地關懷照顧他。此外，還描述原住民族融入漢族文化的重要情節，即為莫勇在平地所遇到的第一個漢族傳統節日——舊例八月十四日的地方做平安戲。此重要節日乃使得工廠停工，阿婆、太太與莫勇均在廚房忙著，「舊例八月十四日，地方做平安戲。這是一年一次的僅次於王公生的一連兩天的大祭典，家裡做了些紅龜與一種糯米飯，不但要到廟裡拜，還要宴客。從十三起工廠就停工，以便阿婆與太太兩人空下手來忙廚房的事。莫勇當然沒事做了，只幫阿婆與

〔註 38〕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21～222。

〔註 39〕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23。

〔註 40〕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23。

〔註 41〕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 年），頁 223～224。

太太做些廚房的事。」〔註42〕當莫勇嚐到熱騰騰的紅龜，感受到漢族的過節氣氛，乃散發出充滿快樂的神情。

紅龜剛蒸好，阿婆就把熱得燙人的取了一個給莫勇。「給你吃。」莫勇猛點一下頭就接下，燙得連連換手，哎唷哎唷地直吹著氣就吃起來。阿婆和媳婦微笑著看他，一種莫可比擬的溫暖與快意，在她們心中蕩漾著。那是莫勇的異乎尋常的高興的樣子，就像他學騎車子時那樣的，或著捧著大碗的飯爬到屋頂上吃的模樣——不，還要高興好多倍好多倍的樣子感染了她們的。那是人間少見的快樂，一種真正純粹的喜悅吧。好大的紅龜，莫勇一口氣吃下了四個。〔註43〕

當漢族老闆為莫勇買新衣裳，豈料從沒穿過新衣裳的莫勇，竟不可思議的愣住。經老闆解釋後，「拜拜都要穿新衣的，你們那邊也有拜拜吧？叫豐年祭是不是？」〔註44〕飽受思鄉情愁之苦的莫勇，即回憶起原住民族的豐年祭，神情乃頓時瞬間轉變。

「我給你買了新衣，可以不用撿哥哥的舊衣穿了。就是這個。」先生打開了放在牀上的一隻紙盒子，取出了一身牛仔裝與牛仔褲，先把牛仔裝攤在胸前。「喜歡嗎？」莫勇倒不敢點頭了，只是怔怔地望著那一身新衣。一種看到不可思議的東西時的神色出現在他臉上。

〔註45〕

老闆並無察覺到莫勇這般細膩的神情轉變，莫勇甚至於展露出痛苦的神情。老闆自顧自地欣喜地要莫勇換上新衣裳，冀望可讓他恢復快樂；豈知，莫勇竟然絲毫不動。此刻的莫勇或許心裡受寵若驚，再加上思鄉情懷而感到五味雜陳。

先生只顧放下牛仔裝，又彎下身取牛仔褲，也不會察覺的，沒注意到這一瞬間在莫勇臉上略過一抹類似痛苦之色。即令先生看到了，也不會察覺的，因為先生此刻已經是滿心的欣悅，以為這下可以讓莫勇高興起來，不再少吃東西，並完全恢復以前的快活天真。「來，那身衣褲，脫下來換下這個吧。」莫勇聞風不動。〔註46〕

〔註42〕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4。

〔註43〕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4。

〔註44〕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5。

〔註45〕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5。

〔註46〕鍾肇政，《鍾肇政全集 15·月夜的召喚》（2000年），頁225。